

武昌城

方方 著

……无论如何，我应该把这场战事记录下来。让更多的人知道。在我们经常路过的大东门，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小东门，曾经有如此多的人用自己全部的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。我们应该记得他们，记得他们为什么而死。我们今天和平安宁的生活，正是建立在他们的生命之上……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武昌城

方方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昌城 / 方方著. —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
ISBN 978-7-02-008472-2

I. ①武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5704 号

责任编辑: 杨 柳

责任美编: 黄云香

责任校对: 王玉川

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680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7.5 插页 2

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0

ISBN 978-7-02-008472-2 定价 2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目 录

上部 攻城篇	1
--------------	---

下部 守城篇	131
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	243
----------	-----

武昌城简史(245)

北伐战争武昌战役攻守态势图(248)

北伐战争及在鄂境内的三大战役(249)

武昌战役所涉重要历史人物(254)

北伐誓师词(259)

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武昌战役部分阵亡者名单(260)

后记	275
----------	-----

上 部

攻 城 篇

此一刻，黄昏的天空真是阴沉，乌云浓重得仿佛就要砸下来。

比天更阴沉的是罗以南的心。罗以南从汉口跳上过江的划子便大叫着：快！快点！船夫望望江对岸，咕噜道：这么大条江，再快也得一桨一桨地划啊。

长江茫茫一派，流得无声无息。虽然是夏暑之日，却无端地呈现出萧瑟气象。罗以南心乱如麻。电话里满是混乱的杂音，但他还是听清里面传出的噩耗：陈定一^①被砍头了！他的脑袋挂在司门口！

罗以南拿着电话的手剧烈地抖动。他想，我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？为什么呢！

姨夫弹棉花的弓子在院子里嗡嗡作响。隔着花格的窗口，姨夫觉得奇怪，大声说：你怎么了？罗以南靠在窗下的条案边。条案上镶银的鸟伸展着翅膀，一副欲飞的姿态，在明亮的光线下熠熠放光。罗以南表情木然，他没有回答。弓弦在窗外的阳光下跳动，灰黑的棉絮一层层翻白，他只觉得一切都开始恍惚。

这是一九二六年的夏天。

姨夫在汉口跟人弹棉花，原是表弟当帮手。这两天，表弟的脚跟长了脓包，走路疼穿了心。罗以南过来探望姨妈，住在这里。表弟央告说，表哥你得帮我。他与表弟关系一向要好，便慨然允诺。弹絮的主家是个

^① 陈定一：原名陈学灏。1906年出生于汉口。曾是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。1924年被选为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。遭军阀通缉后改名为陈定一。北伐期间被捕，随后被北洋军阀在武昌火巷口处决。

富商，姓白。年年都会请姨夫过去做新絮，彼此也都熟了。白家装有电话，少爷是个中学生，知罗以南在武昌上学，不知是好意还是显摆，他对罗以南说：要想跟武昌同学说话吗？可以打我家电话。罗以南纯是好奇，更兼心里有几分想念昔日女友叔雅，便真打了。叔雅几个月前跟他说了分手，理由就是没有理由。他心里颇是激愤，却也表面平静地表示了同意。他知叔雅是富家千金，而他不过一个寒门子弟。这样不般配的家世背景，在如此世道之中，人情世故终是过不去。几个月来，他心里一直备受煎熬。他不能怪叔雅，只是恨这人情乃是无情。蓦然间他很想听听叔雅的声音，于是试着摇了几下电话，接通了。叔雅的声音果然传了过来，随后他便在一片嘈杂声中获悉了这个惊人的消息：陈定一被砍了头。

罗以南不信这个人会死，他必须亲眼一见。他跟姨夫打了个招呼，拔腿便朝江边跑。白家少爷追着他问：砍头的是革命党吗？你急什么？莫非你也是？罗以南没有理会。

渡江的小火轮没过来，江边有一只划子。船夫正欲去武昌，他纵身一跃跳了上去。江水总是这么流着，不管这世道如何变幻，它的姿态永远。望着江水，罗以南满怀说不出的愤怒及痛楚，更或是惶然。划子靠岸，没等靠稳，他便一个大步跳了上去。船夫不悦，大声道：你这么个赶法，是要躲死呀！

罗以南一路狂奔，船夫的声音竟像影子一样，追随在后。他便跑得更快，仿佛正是躲死。汉阳门原本就满是惊慌失措的路人，他的这通奔跑更吓得他们一脸惶恐。

罗以南一气跑到司门口的火巷。在巷口一幢老屋的百叶窗下，他止住了脚步。仿佛是在鼓足勇气，又仿佛想要克制情绪，犹疑片刻，他才把自己的头抬了起来。

一个脑袋正高悬在上。

这颗孤零零的头颅上，半眯的眼睛微垂着，脸上露出一副罗以南熟悉的平静。脸型依然是长的，只是比以往更长。这正是陈定一。

罗以南两腿发软，他想就地坐下，又想号啕。当年他初来武昌读书，

站在长江边，见如此浩荡之水，心情有些激动，衣服没脱便跳下去游水，结果不识长江水情，差点淹死。恰遇陈定一乘小划子过江而来，跳下水抓住他，将他拖到岸上。与陈定一同行的是他的同学梁文琪。梁文琪惊叫道：这不是罗以南吗？陈兄你救的是我同学啊！那是他们第一次相识。陈定一醉心于革命，常来学校寻找梁文琪。梁文琪天性活跃，经常外出，陈定一找不到他时，便来找罗以南。天色晚了，也就住在罗以南处。一来二去，便成朋友。陈定一常说上天派他来到这世上，就是让他拯救中国。罗以南却受祖母影响，自小信佛，正醉心研读苏曼殊，对他的革命几无兴趣。梁文琪常奇怪他们的这种友谊，说你们俩人如此反差，怎么可能成朋友呢？陈定一笑而不答，罗以南却说：是因为生死。

此刻他们却分处于生死两界。罗以南拼命回忆几天前他们一起过江时的情景。那时他们站在过江小火轮的铁栏边，望着大江滔滔奔东，陈定一说：看这长江滚滚，无人能够阻挡。这正像北伐军的脚步。罗以南几乎笑出了声：这不是脚步，是江水。陈定一也笑了：不错，也是水。这是载舟之水，也是覆舟之水。你就等着看吧，胜利的旗帜很快就会插遍长江两岸。

如此大话，罗以南从来都不会信。他说，你的很快是几天几个月几年？陈定一说：几天就能听到北伐的脚步，几个月就能看到武汉解放，几年便可享受到盛世太平。罗以南说：老兄你在做梦说胡话吧？陈定一说：这正是我多年的梦想，实现它已是指日可待。

罗以南对陈定一这样的革命狂很觉无奈，他大笑了一场，依然还是不信。

现在这个怀着梦想的陈定一却死了。身首分离，脑袋孤悬半空，衬着他脑袋的是天上厚重得几欲扑压而下的乌云。这场景，让整个武昌城心情惊悚。盛世在哪里？解放在哪里？脚步又在哪里？

一切都那样遥不可及。

罗以南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淌出来。

老屋的百叶窗敞开着，窗角伸出了窗台，正正顶住罗以南的脑袋，罗以南竟不曾察觉。从屋里渗出一股阴湿闷热的气息，像是有人用湿布捂住他

的鼻子，罗以南觉得窒息。他的心便在这窒息中，无边无际地痛，不像针扎，更像斧砍，一下子一下子地疼得震荡。无论如何，罗以南没有料到，他是以这样的方式与他的生死朋友见最后一面。这样的死，让他惊心，亦让他恐惧。仰头呆望间，罗以南不知道什么东西正在崩溃，或许是他的心。这颗心一向也是脆弱的，而这份脆弱，瞬间便被陈定一的头颅砸中，残片和血沾在一起，散成无数碎珠，有如水银泻地，落进地下的缝隙，从此再也聚不拢来。

这天的罗以南在武昌城外的洪山宝通寺塔上坐了一夜。七层的宝塔，直上云空。他就这么呆坐着，心乱如麻。他无从梳理自己的心情，甚至不知从何梳理。头上繁星满天，边际迷茫，塔下是芸芸众生的生存之地。灯火零落，明灭不定，恍若一个气息奄奄者正残喘着余生。

罗以南突然就想，上学又有什么意义？奋斗又有什么意义？活着又有什么意义？在这样肮脏而又黑暗的世界这样无聊而又卑微的人世，生命的存在，是多么可笑。

瞬间他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：离开！离开学校，离开武昌城，离开这纷扰的尘世，永远不与这龌龊世界合流。这个决定一出，罗以南的身体开始发飘。他的脑间浮出一座土庙，那是他家乡的山间小庙。它在那地方静止了几百年，仿佛世道与它无关。他与祖母一起去过那里无数次，一个老和尚成日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，念经，静默，或在太阳下捉虱子。每次去后，祖母的脸色都会呈现出安宁和慈祥。罗以南想：哦，这就是我可以去的地方。我也只有在那里了，这应该是我的归宿。他知道，那个老和尚会收留他。老和尚曾经望着他的眼睛说：你是一个有缘人。如此想过，他的心便趋平静，并且转眼冰凉。

凉意迅速布满全身，罗以南立即倦怠得没有了精气神。他连学校宿舍都不想回，伸手摸了一下裤兜里的钱，觉得够了路费，便起身下了塔。

罗以南恍惚着走下洪山，穿越南湖，向火车站而去。身旁的武昌城，被晨光打开了轮廓。罗以南没有再看它一眼，一如弃物一样任其掉在身后。马车的喧嚣随着日光的升起，越来越嘈杂，越来越巨大。这些声音，环绕在罗以南身体周围，就像是火在烧，他觉得自己便是火焰中烧黑了的那堆柴。燃尽之时，便成死灰。

汨罗江就在眼前了。梁克斯突然激动起来。他跑了几步，一直到水边。俯下身，伸手掬水，一捧一捧地泼在脸上。因温热而汗渍的面孔，立即就清爽起来。冲脸之间，顺带着又呼啦啦地喝了一肚子江水，站起身，长吁一口气。

黄昏的阳光落在江面，水汽中恍惚浮着一层金色。梁克斯想，这地方是当年屈原站立过的吧。或许他也像我一样，远道而来，口渴难耐，然后蹲在水边掬水豪饮。但这水并没有救他，却将他淹死。“心不怡之长久兮，忧与愁其相接，惟郢路之辽远兮，江与夏之不可涉。”这清亮洁净的江水，怎么就没洗掉屈原的忧伤和悲愤呢？真是可惜。

梁克斯抬头望着渐渐淡下去的夕阳，心道：那个时刻，一定不是黄昏。不然，面对如此江河美景，他又怎能忍心入水一死？世道纵是再黑暗，自己死了，却只能让它更黑。岂不如活着，虽只是一双手，或许也能洗去一点灰尘。

梁克斯在江边一直待到天已灰黑，他的浪漫也随最后一丝光线而消散。随之而来的是饥饿感，一旦清醒意识到这份饿，便越发觉得饿得厉害。于是，他离开汨罗江，朝街上走去。

石板的小街，窄窄的，窄到街两边的屋檐几乎碰头。倘若下雨，水帘会挂在街路正中。梁克斯看着，觉得有意思。刚刚打过仗，北伐军风卷残云般灭掉了这里敌人，继续风卷而去。满镇上的门前窗下还有欢庆的气息逗留，不必用鼻子使劲去闻，风一吹，便能感觉得到。

街的尽头，亮着一只马灯。幽幽暗暗，令落下黄昏的窄街蓦然显出

武昌城

迷离。一个米粉小摊，依然响着叫卖声。梁克斯上前大声叫道：老板，来一碗，少摆点辣子。米粉老板立即满面带笑说：辣子少了，吃起来哪里劲呀！

梁克斯在木头条凳上坐了下来，正欲张望墙上的标语，扭头间，忽发现对面的一个男人很是面熟。他衣着肮脏，无精打采。举筷夹粉，节奏很慢，仿佛胳膊被人抽掉了筋骨。梁克斯定睛望去，竟然小惊一下，他试叫了一声：罗以南？

那男人慢慢仰起面，眼睛里满是迷茫。梁克斯这下看清了，果然是他的同学罗以南。梁克斯惊喜道：罗以南，真是你啊！你怎么在这里？罗以南依然目光迷茫，喃喃道：不在这里，又在哪里？梁克斯说：你不是在学校吗？你不是成天啃苏曼殊吗？罗以南说：学校还是学校吗？苏曼殊难道没死吗？

梁克斯这时方发现他的情绪很不对头，忙不迭问：你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又是叔雅？罗以南说：你看到陈定一的脑袋吗？梁克斯说：什么意思？陈定一怎么了？罗以南说：他的脑袋挂在司门口。梁克斯大惊：你说什么？罗以南说：我看到他的脑袋。梁克斯说：陈定一被砍了头？罗以南喃喃道：砍了三个人。司门口的那颗头是陈定一。梁克斯说：怎么可能？你亲眼见到了？罗以南说：像以前一样，脸上在笑，眼睛也睁着。

罗以南说着，刚刚吃下去的那点粉，呼啦啦地呕了出来。没嚼碎的红辣椒，一丝丝地粘在唇边。梁克斯发呆着，不知是为陈定一的头，还是为罗以南的呕吐。卖粉的老板吓着了，忙不迭说：先生，怎么搞的？我的粉是好粉啊，只不过辣得一点。

罗以南呕吐着，呕不下去，便哭起来。声音穿透黄昏的迷蒙，婉婉转转地朝即临的夜晚漫去。四周的气息，顿时变得悲伤。

梁克斯依然发着呆。他很难想象，那个热情似火的陈定一身首分离、孤头高悬的情景。人生竟是如此残酷。之前他离开武昌城，决意追随北伐军革命，陈定一送他到火车站，路上说：兄弟，不等到秋叶发黄，我

们就会会合武昌城。他激情万丈，眼睛放射着必胜的光芒。现在他居然？梁克斯恍然就看到了那颗头，头上那双睁大的眼睛也恍然如在面前。

天已经黑了下去，摆放在梁克斯面前的米粉业已凉了。卖粉的老板有点惶然，说：二位先生？梁克斯掏出钱，递给他，说：辛苦你了，我们等下就走。然后他转向罗以南，说：你为这个离开学校？罗以南说：在那样的地方我没办法待下去。我要走。梁克斯说：去哪里？罗以南说：离开这个世界。

梁克斯吓了一跳：你想寻死？罗以南苦笑笑：我这样的人，又如何有胆寻死？我好没用，我只想逃得远远的，远到没有人找着我，我也不见其他人。梁克斯深知罗以南非但迷恋苏曼殊还喜欢在寺庙流连，老早便说过将来说不定就出家的话。便说：那么……你真想……出家？罗以南说：此外又有何处可供我栖息。梁克斯说：你不想为陈定一报仇？罗以南低声道：我这样一个人，哪有那样的胆量。梁克斯生气了：不是有胆没胆的问题，而是有心没心。看现今我们的山河，满目疮痍，民不聊生，多一个和尚，只不过多出一个废人罢了。罗以南喃喃道：大概此生我就是个废人，这世上就当我没有来过好了。梁克斯更加生气，声音放大了许多：你真的亲眼见到陈定一的脑壳吗？你既然亲眼见到了，为什么还说这样的话？你忘记陈定一救过你的命了？罗以南依然喃喃道：他救过我一命，是呀，他救过我一命，可是他救过我的这条命我再也还不起。梁克斯说：还不起也要还。罗以南的目光还是漫散着，心无着落的样子，说：怎么还？还给谁？梁克斯说：好，我来告诉你怎么还——用你的命，去消灭那些杀死他的人！

罗以南呆望着他，没有说话。梁克斯说：你不是说就当你没来过这世上吗？罗以南摊开自己的双手说：你说杀死他们？怎么杀？我杀得了？梁克斯说：那我就再告诉你，跟我一起去追北伐军。他们正在前面打仗，现在已经进了湖北，武昌肯定是要打下的。横直你当自己没到这世上来过，如果你战死了，也就是这样的结果。但如果打完仗你还活着，

那么你已经报答过陈定一了。

罗以南这时候仿佛清醒了一点，他眼睛直直地盯着梁克斯。想起梁克斯离开学校的原因，突然说：梁文琪，你离开学校就是去参加北伐？梁克斯说：当然。现在，我不再是书生梁文琪，我将是北伐战士梁克斯。罗以南喃喃道：梁克斯？好熟呀，这名字。梁克斯笑了，笑得一脸天真：猜不出来头？这是马克思的克，恩格斯的斯。罗以南又喃喃道：哦。竟如此气魄。梁克斯说：正是。这时代正是要让我们拿出气魄来。罗以南说，那你怎么又到了这里？梁克斯说：我跟表哥约好，去追随他的部队一起北伐。等我赶到广州，才知他们早到湖南了。我就一直追，从广东追到湖南，又从长沙追到岳州，还是没追上。岳州的一个军官告诉我说，就在前面了，沿着铁路往前追。罗以南说：岳州已经打下了？梁克斯说：北伐军太能打了！真想不到呀，岳州差不多不攻自破。你不知道，我去时，满城都在放鞭炮，通宵都不安静。罗以南说：哦，我本想去岳州的，结果火车不走了，我只好走路走到这里。梁克斯说：幸亏如此。现在，我要在这里截下你，我押也要押着你跟我一起去追北伐军，绝对不能让你出家。我得让革命队伍里多一个士兵，哪怕是多一团炮灰，也不能让这社会上多一具活尸。再说了，你命中不能当和尚，你也没资格当和尚。你的恩人陈定一死了，你要为他而战，你欠他的恩情，你必须回报。反正你准备像死了一样活着，那就不如好好死它一场。但更可能——梁克斯挥动着手臂，斩钉截铁地说——你经历过这样一场战争，并没有死，但却明白了活着的意义。

罗以南呆望着他，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同学何以有着如此的激情，他慷慨激昂的吐沫已经喷到了他的脸上。他不想多说什么，只是觉得身心倦怠。

这天的夜晚，没找到客栈，罗以南和梁克斯便寻了户农家住下。农家的偏屋，堆放着柴火和工具。梁克斯大概累了，躺下即睡着了。罗以南虽然也累，却久不能眠。蚊子一直在耳边嗡嗡着，梁克斯亦不停地发出呖唔，打！冲呀！仿佛梦中正在战场。

罗以南想，是呀。既然如此，既然梁克斯这样强硬，既然要回报陈定一，既然觉得活着没有意思，既然世道也不让人好活，去就去吧，死就死吧。既然一切都放下了，命也可以放下。倘若没死，再出尘世，也是一样。无非如此。总归一切都无所谓了，听凭他梁克斯摆布也同样无所谓。

三

汀泗桥打得有点苦。正值夏天，汀泗河涨着大水，水头便由西南向北漫延，穿过汀泗桥镇，将镇子的三面都淹成汪洋。老百姓的房子都像腌过一样，趴在水边，要死不活。就算枪声不时一划而过，尖锐声刺激得神经绷紧，却也无法让它们有点生气。小镇周围，青山起伏，铁路婉婉转转地伸入丛山之中。吴佩孚的北洋军队扼守在此，他们占据着海拔最高的塔脑山，视野开阔，居高临下，睥睨试图来犯的所有人马。

北伐的革命军要打到武昌城，汀泗桥是必经通道。因为空间狭窄，又兼北洋军重重把守，第三十五团与之激战一天，竟成胶着状态。夜色便在这僵持中落了下来，雾气弥漫，混杂着乡村特有的气息。零星有枪声掠过，恍如一刀划开夜雾，蓦然让这乡村的夏晚生出一点忧伤。

坐在墙垛上的莫正奇有些烦。细密的蚊虫叮着他的脖子，他也懒得拍打。莫正奇在叶挺的独立团当连长。北伐军七月九日在广州誓师出发的那天，他们团却已经上了征途。算起来，只一个多月，便打到了这里，打得他浑身的英雄豪气不知朝哪里去散发。势如破竹的北伐气势，倘在这里顿住，又怎能让人心甘。莫正奇想，不如趁夜摸打上去哩。

但却没有命令传来。

吴保生溜出屋，凑到他身边说：莫大哥，怎么还不派我们上？莫正奇叱了他一声：睡觉去！吴保生说：大哥，你怎么不睡？莫正奇说：是你听我的，还是我听你的？吴保生说：当然是我听你的，你是连长呀！莫正奇说：晓得就好。吴保生说：我猜，大哥在担心小四？

莫正奇脑子里立即浮出表弟小四的面孔，不由说：是啊，小四上封信

说,他要到广州,跟我们一起北伐。也不晓得现在到了哪里,我们打得这么快,他又怎么能找得到!吴保生说:他是读书人,脑子灵光,不用操心,肯定能找到。莫正奇说:再灵光,这一路打着仗,他怎么找?吴保生说:不打仗更难找,一开战,哪里打枪放炮就往哪里去呀?莫正奇说:所以我才担心呀!他一个学生仔,书是读得多,跑腿哪里行?又不晓得会不会躲子弹。吴保生说:放心吧,他那个鬼脑袋瓜子,什么不学也都懂。上回你老舅带他回乡,他跟我上山,那个机灵,比我都强。莫正奇想了想,笑道:也是。小四信上说,他改了个名字,叫梁克斯,说是要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哩。吴保生便捂着嘴笑,说:改成这样半洋不古的名字,他爹不打他的板子呀?莫正奇也笑了起来,说:想到我老舅那张老古板的脸,听到这名字一定面无人色。见莫正奇如此说,吴保生笑得更欢:你老舅也是城里人了,见过世面,哪在乎这种古怪?莫正奇说:你笑什么笑!你爹知你在当兵打仗,打你的板子怕是下手更重哩!吴保生说:反正你跟我爹说过,你带我外面做木匠,他要打,怕是要先打你了。

话说得两人都笑。莫正奇和吴保生是同一村子,自小一起长大。吴保生追随莫正奇出来当兵,却对家里说在外面做木匠。吴保生自当了兵,便能吃上饱饭,他觉得当兵真是太好了。莫正奇告诉他,吃饭是好,但打仗却是要人命的。吴保生并未体会到要人命的含意。

正说着话,突然有人在大声喊叫:莫正奇!在哪里?

这是营长曹渊^①的声音。莫正奇立即就滚下了墙垛,几乎连滚带爬地冲到曹渊跟前,大声道:在这里!营长,是不是要出发?

曹渊朝他跑来的方向,张望了一眼,奇怪地说:没睡觉?莫正奇说:是。正在等你喊哩!曹渊说:还真被你等到了!马上,抄到敌军背后去!莫正奇高兴道:我就说了,打了一天,没有进展,不让我们上怎么行?这仗绝不能慢打,敌方援军一到,我们就被动了。曹渊说:嗯,还算知道动脑子。莫正奇说:这还不明白,叶挺团长说过好几回了。我们武

^① 曹渊:安徽寿县人。北伐军独立团一营营长,攻打武昌城时壮烈牺牲。